

极端环境下的童心与人性

——读长篇儿童小说《大水之夏》

徐 迅



《大水之夏》

余同友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家住长江边,在夏天遇上一场洪水并不是件意外的事。意外的是这个夏天,因为一场洪水,孙家湾村野生扬子鳄保护站的孙大水和名为“河龙”的扬子鳄孙大圣,竟然遇上了“大雨”夏雨彤、“大皖”郑皖生和抗洪英雄老雷爷爷。这里,作者不仅给我们摹绘出了一幅“一碗雨水”在老雷爷爷带领下的“战洪图”,还童心绵绵地虚构了极端环境下,“河龙”孙大圣这样一个清新、自然、美好的动物形象。

少年孙大水在大水破圩之时,历经艰难与险阻,漂到被大水淹没的古镇,与离家出走的女孩夏雨彤不期而遇,并一起被困在教堂的尖顶,以致最后还是来自抗洪一线的军校生郑皖生的救援,从而见到抗洪英雄老雷爷爷,加入了防洪巡堤小组。在一天大坝涌突发的千钧一发之际,抗洪英雄老雷爷爷舍身排险,壮烈牺牲……仅是这样一个抗洪救灾故事而言,调皮的“话痨”孙大水、女扮男装的夏雨彤以及来自抗洪前线的军校生郑皖生,在这个夏天,无疑心灵都受到极大的震撼,精神都接受了一次深刻洗礼,并由此走向成熟。如此,这也是一个完整的成长故事。特别是“一个是男伢,却留了女伢的头发”“一个是女伢,却留了男伢的头发”的孙大水和夏雨彤两位具有叛逆性格的少年,形象极为鲜明与饱满。他们在这场洪水中受到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

然而,“人类没有理由不相信一个有着如此纯净的眼神”的动物”。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从孙大水爷爷的“喊龙”开始,将“河龙”孙大圣形象浓墨重彩地推出来,不仅写出了“河龙”与人的自然和谐相处,还写出了“河龙”孙大圣与孙大水、夏雨彤、郑皖生“雨水一碗”行动小组一起抗洪故事。作者以活泼清新的语言,一边漫不经心地为我们普及扬子鳄的知识。比如:“河龙的眼睛像红宝石”,“鳄鱼吃东西时会流泪”“开挖掘技术哪里强,我家河龙是大王”;还因为“河龙终生会打洞”,乡亲们并不喜欢它,还经常捕杀它。一边却写出面对困难时,人与动物的豪迈:“如果没有救星来,我就是救星。”还用许多细节表现了“河龙”孙大圣的机智勇敢:“大水也急了,他解下腰间的牛皮裤带,一头缠在自己的手臂上,一头下来,大圣立即一口咬住了皮带”。大圣历尽艰辛,坚韧不拔地找到“大皖”郑皖生……河龙的形象在这里栩栩如生,令人喜爱。在孙大水,河龙是他的大救星。在我们读者,“河龙”孙大圣的出现,自然有力地为此部小说注入了美好的寓言和童话元素,从而使这部儿童小说具备了神奇性、艺术性、趣味性。在严峻复杂的抗洪救灾形势下,让“大水之夏”更增添了一种让人感动的温暖与浪漫。它甚至让人相信,面对洪水或人类的大灾大难,自然界的动物与人类一样,都拥有一颗向善向美的心。

小说的作者余同友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小说家。说起创作这部儿童文学的初衷,他说,在智能手机与电子屏幕普及的年代,我们再不能躺在老祖母的怀里,听老祖母讲那“口口相传”的童话,他希望自己做一回“老祖母”,讲一个与众不同的让人惊喜与怀念的儿童故事。因此在这个故事里,他极其用心地将孩子与孩子,孩子与大人,孩子与动物以及人与动物的相互理解的可能与丰富性展现出来。他用了一场洪水作背景,又让人与动物在一个极端的环境里呈现出人性与灵魂。显然,他做到了,而且做得很成功。



新时代军事文学宏大叙事的回望与掘进

——评阮德胜长篇小说《东风肇》

陈先平

对于军事文学,一直以来都有那么较为“极端”的二元化“理解”:一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军事文学;二说和平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军事文学,特别是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叙事方式何去何从,是对军事文学作者的考量。对军事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理解的阮德胜,通过近二十年的观察与思考,终于拿出了“直击”新时代火箭军题材的《东风肇》,以独具的视角宏大的叙事方式,为战略导弹部队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激情文字。这既是阮德胜对20余载军旅生活的深情回望,也是一个深深眷恋导弹军营老兵对军人肩负神圣使命的深刻解读。

理性“加注”,实现强军文化深
接地气、宽域浸润的育人功能

阮德胜对军事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运用,较早他在短篇小说《光荣之家》中对军人荣誉文化的“抢救”便有了先知先觉,作品曾获全军文学类评比一等奖。

《东风肇》是长篇,它对军事文化的浸润有着更加阔大的要求。

《东风肇》真情地保留了我军传统军事文化的惯性,但它最鲜明的还是,阮德胜以火箭军特有的兵种文化校准了新时代强军文化的准星,既鲜活撷取“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爱导弹、爱阵地、爱本职”“讲忠诚、讲打赢、讲严实、讲创新、讲奉献”等火箭军传统特色文化,又合理地创作了“我们是来看的,更是来战的”等女兵队列口号和《小马扎》《当兵的走路就是不一样》《挟雷方阵》等更具个体小众的基层连队的特色韵味,有力地诠释了强军文化的实质与内涵,也为军事文学创作作了深接地气、宽域浸润的成功探索。

特性“就位”,立起强军人物的
时代风向标

火箭军部队训练发射中有一种报告方式叫“号手就位”,要求人、岗、责、能相统一。《东风肇》中优秀人物无不是与文学目标相一致的“四合一”,小说人物的定型与塑造,可谓是精心的,从姓名到性格、从职位到强军,立体式打造,核一旅一营营长华强军是位全天候以“这要是打仗呢”标尺衡量一切活动的一线带兵人,常规三旅女子发射营营长向爱莲是“我们是看的,更是来战的”巾帼指战员,核一旅一营二连代理排长、四级军士长厉东方是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的导弹通,北大学子、大学生士兵高明亮是新生代士兵在高科技打赢路上典型代表,核一旅参谋盛国富是部队机关指挥体系中涌现的与时俱进的智囊型参谋,基地后勤部参谋贺民义是现代化战争中敢于先行较量的后勤保障力量……还有战略思维高瞻远瞩的兵种部副司令向天鼎、“肚子里能发射导弹”的东方基地司令戴雷、喜欢以“名堂”论事的核一旅旅长袁崇高、盯着王牌老旅标准建设和盯着现代化战场谋打赢的常三旅旅长董蛟……他们既较为完整地建构火箭军现实的编制体制架

构,更组建了这部长篇小说中的“砺剑方阵”。它迷彩的质感和火箭军的况味生发于众多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阵一弹中,他们强大着火箭军的强大、他们威武着火箭军的威武。

限性“窗口”,展现一群驭剑人的
强军生活

火箭军的特殊使命决定着特殊的地位。无论是之前的“第二炮兵”还是现在的“火箭军”,它的神秘与它的绝对保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限制是天才的磨石”,火箭兵文学一直前行着,产生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作品,像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长剑》《万里长城永不倒》《羌红》《砺剑霸上》、长篇小说《天啸》《毕业了去当兵》、长诗《火箭碑》《杨业功之歌》等,它们穿行于保密“雷区”,既要有责任感,也要有技巧。这些作品都成功塑造和呈现了一代又一代火箭兵的英姿与风采,也为军事文学开放了一朵又一朵鲜活的奇葩。

《东风肇》注入了军人共性的情感,他们的爱情是有型的、婚姻是迷彩的,但小说更多的是将人物置于火箭军独有军事生活之中,他们的情感自然“入列”火箭军家族,成为特色。在主战装备上,既选用了即将退役、进入延寿的核弹,又选用了当下最先进并对外公布的最先进的常规弹;在军事训练上,既有核导弹进场训练和地下坑道封闭训练,又有常规弹大厅

训练;在部队改革上,既描写了军士官组训,又展现了现代化后勤装备保障编组;在指挥作战上,既有火箭军全域拉动、戈壁发射,又有网上推演和联合演习……可见阮德胜在火箭军生活的选取上是精心的,他自己不断地在布雷,又不断地在排雷,他小心翼翼、十分有度地掀开其间的神秘与真实。

根性“发射”,塑造与新时代强
军理想同频共振的精神解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要求,一代军人有一代军人的使命,军事文学与时代军人“步调一致”,远至《诗经》里的大量边塞诗,近到民主革命斗争以来屡写不衰的抗日战争文学、解放战争文学、抗美援朝战争文学……它们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品质,对战争个性进行了完美的诠释。

《东风肇》旗帜鲜明地引领强军文化,人物的塑造与命运走向,所有主体故事都是紧紧围绕“一切为打仗、一切为打胜战”进行情节推进与细节刻画。主要人物自不必说,即便非主要人物,像轩辕致和的“伪装”、韦彤艺的“杀猪”、夏雪的“转业”、赵艳青的“退伍”、年大维的“转岗”……都是以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核心引领,突出战斗精神培育,着力培养“人物”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正是强军理想的根性浸透,这部小说才像一枚火箭一样精准发射。



《东风肇》

阮德胜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